

群山

马文瑞与西北革命

忽培元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群 山

马文瑞与西北革命



忽培元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群山/忽培元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 9

ISBN 978-7-5006-2172-0

I. 群... II. 忽... III. 马文瑞—生平事迹 IV. 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3835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 64465229

营销中心电话:(010) 84027892 (010) 64010813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80 × 1230 1/32 18.25 印张 7 插页 50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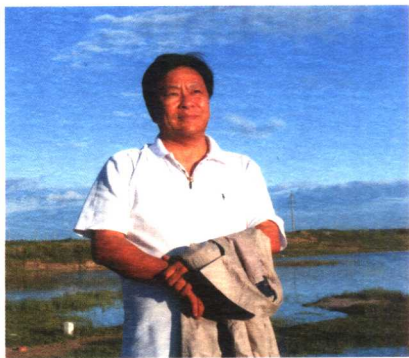
199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3 月北京第 2 版 2007 年 3 月山东第 2 次印刷

印数:4001—7000 册 定价:32.00 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84047104



忽培元 1955年12月生于陕北延安，喝延河水长大，在土窑洞里接受了朴素深刻的人生启蒙。崇尚勤劳、淳朴、真诚、坚定。1975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土炕情话》、《青春纪事》；长篇文学传记《阎红彦将军》、《耕耘者——修军评传》；报告文学集《秦柏风骨》、《难忘的历程》、《一枝一叶总关情》；散文特写集《山秀珍》、《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记》、《延安记忆》、《毛头柳记》；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大庆人的故事》等。现为中国传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理事、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

黄河西岸
这片金色的峰峦
宛若永恒雕像
凝结着思念

.....

题 歌



马文瑞同志 1948 年在延安王家坪



1939年在庆阳与国民党谈判时我方人员合影。
(左起：谢扶民、王观澜、谢扶民、段德彰、王维舟、马文瑞、耿飚)



1942年春，385旅在陇东开展军民大生产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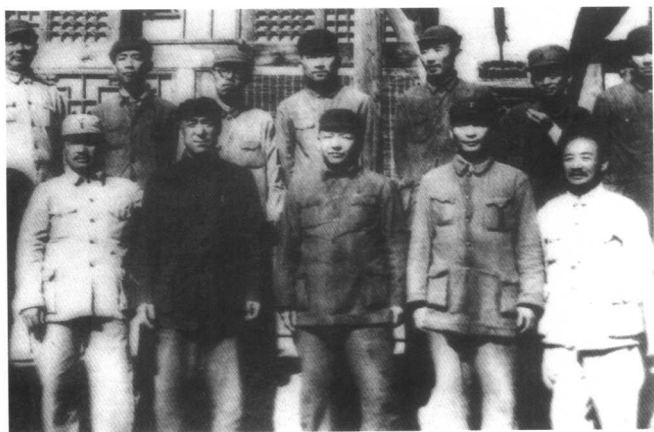


1942年在陇东。



1947年陕北转战途中。

(左起：王震、刘景范、马文瑞、贺炳炎)



1947年秋，中共中央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负责人在竞岁绥德义合同赵寿山将军合影。

(前排左起：林伯渠、贺龙、赵寿山、习仲勋、张邦英、曹力如；后排左起：王维舟、贾拓夫、杨明轩、马明方、马文瑞、姚警尘、常黎夫)



□ 1948年与夫人孙铭在延安王家坪。



□ 姐妹情深。

(左起：欧阳钦夫人黄葳、陈正人夫人彭儒、李卓然夫人鲁陆、马文瑞夫人孙铭。1944年秋摄于延安)



□ 1948年4月，我军收复延安后与李卓然等同志合影。
(后排左起：曹力如、赵伯平、李卓然、马文瑞)



□ 1988年8月，在马家阳湾村故居。



和乡亲们拉家常。



1989年2月，在北京寓所前与当年部分战友合影。

(左起：崔田民、张达志、阎揆要、马文瑞、贺晋年)



1991年8月，马文瑞夫妇与王震夫妇合影。



1994年夏，与吴岱峰同志在一起。



1994年6月，在照金和刘嫂子——刘志丹夫人同桂荣话当年。



1994年在庆阳。

再版前言

——深切怀念马老

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反映西北革命斗争历史的长篇人物传记《群山——马文瑞与西北革命》出版面世已经过去了十余年。这些年来，世界和我们的国家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我个人的生活也有了不小的变化。我所尊敬并深入了解过的此书主人公——西北革命的领导人之——马文瑞同志，以及他和他的战友们所生活和奋斗过的那个极不寻常的时代，都已经随着他们的相继辞世而变得更加遥远了。我自己也由开始撰写这本书时的一个热血青年，进入了“知天命”的年龄。连亲手给这部书颁过奖的文坛巨匠刘白羽先生也已作古。但许多关于《群山》的往事和动人情景，却还历历在目，或总在心头萦绕。值此《群山》再版之时，把这些讲述给亲爱的读者，或许也是作者的一种责任。

“你为什么会想到写这样一本书呢？”“是什么激发了



你的创作灵感？”不止一次地有记者或读者提出过类似这样的问题，我却很少正面回答。其实那答案是掩隐在作品的字里行间。概括地讲，就是因为敬仰和热爱。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马文瑞及他的那个时代中众多的人物和往事的由衷敬仰，对于偏远的西北一隅，那至今被人们奉为“圣地”的金色净土深切的眷恋。这在本书的《序曲》之中，有较为集中、直接的体现。那些来自历史的真实的燃烧着激情的火热文字，至今让自己读起来都会感到滚烫激动。

1994年夏季，当《群山》出版前夕，在陕南秦巴山中一座美丽的水库旁，我陪同马老，在碧水绿林边一座宾馆小楼中居住了二十多天，任务就是审读长篇历史传记《群山》文稿。那时马老已是年近九旬。每天早餐和晚饭后，我们都会在院子里漫步一小会儿。眼前，山明水秀、鸟语花香，但再美的风景也不能引起他老人家的注意。他老人家依然沉浸在历史的回忆和青春岁月的回味体验之中。往事的复活与再现，使腥风血雨中走来的老革命，再度沉浸在斗争故事的激越中。无论是清风习习，还是绿柳婆娑，都仿佛并不存在。老人的面容兴奋得泛红，的确像回到了年轻时代的峥嵘岁月。在我们心照不宣的境况之中，老人家长久地沉默着，缓慢地迈动着脚步。有时偶尔也会站立下来，深情地眺望远处林木覆盖的山峰和

萦绕在山头上的云雾……一个人,当他在年近九旬的时候,还能够念念不忘遥远的青春岁月,还能够深深沉浸在早年往事的回味之中,那是一种怎样的坚定与执著呀!我默然地站在他的身边,想象领悟着他那高山大海一样博大宽阔的胸怀。

就是在那些日子里,马老按照出版社的请求,把《群山》的书稿从头至尾审阅了一遍。他看得很细很慢,也很认真。每天上午,大约有三四个小时,老人家都在伏案工作。五十万字的文稿,一连二十多天埋头审阅。老人家乐此不疲,几乎在书稿的每一页都动笔作了修改的标记。有时是一个日期,有时是一个人名,有时是对一个评价词语分寸的把握,甚至有些地方某一个字打印模糊,他也会用碳素笔描写清晰。每天读至某一页、某一段,到了吃饭的时候,老人家总会在那里作一个标记,以便下次接着再读。这些不仅是他的阅读习惯,更体现了他的认真态度。书稿审读完了,他又用了一周时间,同我面对面坐下来,挨个儿对每一处的修改恳切地作了说明,或者以讨论商榷的语气征寻我的意见,直至完全达到共识,才确定下来。这使得我再一次有机会聆听他对某些重要历史细节的叙述和评说,感受他老人家那亲切和蔼、娓娓动听的谈吐。今天回忆起来,那该是多么宝贵而难得的一次长时间、近距离同一位杰出历史人物的特别接



触，感受到了如沐春风般的惬意。至今难以忘怀老人家那慈祥深邃的目光中透出的热望和激情。那是闪烁着青春烈焰的、全然忘却了人生的现实处境和别的一切的一种专注的目光。你面对这样的目光，你的确是在阅读一本比你所写的那本书更要生动丰富的大书。你所产生的感受是永志难忘的。人生难得如此的大机遇、大享受！在谈到自己的历史功绩时，马老总是说，个人的作用是渺小的，在历史评价上宁低勿高，宁可个人吃点儿“亏”，也不要丝毫夸大自己的历史作用。我坚信他讲这话是真诚的，是发自内心的。审读中他提出的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都体现了上述的精神。参与这一项工作，同马老朝夕相处，耳濡目染，使我对他老人家谦虚谨慎的作风和实事求是的态度，有了更深入贴切的了解。从而更深刻地体会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襟和高尚情操。“客观公正地把握评价历史的尺度，毫不夸大传主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严格遵照这样的历史观讲述历史，这也是《群山》出版之后，在党史学界和西北老革命中以及文学界都得到了普遍赞许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回想那些日子，当我一连好些天同他老人家面对面地坐在那里交谈，我就觉得自己面前呈现着一尊动人的雕像，耸立起一座巍峨的山峰。当他沉默的那一刻，他的确是一尊极富思想和道德内涵的雕像。像罗丹雕刀下的